



红人堂·何良京

虾蛄，曾经扔掉之物如今成了

珍肴

清人姚燮在《西泠棹歌》中曾写有“绚云如紫剥腥苔，拥剑爬沙九月魁。软骨虾蛄谁与聘，郎鱼鲞自爵溪来。”诗里的郎鱼鲞也即黄鱼鲞，黄鱼有个雅称叫郎君鱼，诗中把虾蛄“配给”了郎鱼，既有乱点鸳鸯谱的味道，也有点“无情对”的意思。

不过虽是无理，却也有趣，还至少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虾蛄应该早就进入人们的视野，并进入了菜谱，不然怎么会和爵溪来的郎鱼鲞相提并论呢？

虾蛄属于节肢动物门口足目动物。它有众多别名，国内不同地域有不同叫法，比如山东地区喜欢叫“虾耙子”，广东这边则喜欢叫“濼尿虾”，此外，还有叫“皮皮虾”“虾爬子”“琵琶虾”等。其英文名为 Mantis Shrimp(螳螂虾)。我们这边民间习惯叫它为“咋水扑”(取其读音，意为尿床症患者)。据说，虾蛄有治小儿尿床的药效，这个“雅称”也许就由此而来。

虾蛄有很多种，在江浙餐桌上常见的主要有两种，学名分别称口虾蛄和黑斑口虾蛄。不同的是，后者第二和第五腹节背中部各有一黑斑纹，尾部外肢第二节的后部左右两边各有一块明显的黑斑。因为黑斑口虾蛄味道更佳，所以市场价格也比前者要贵很多。

虾蛄存世历史悠远，起源于中生代的侏罗纪。虾蛄人工育苗养殖在技术上早已过关，上世纪末已能人工养殖，但根据市场需求、生产成本等综合因素考量，如今很少有人工养殖，所以市售的虾蛄一般系野生。

虾蛄虽小，却以其强大的狩猎能力而著称，特别是它们的前肢，可以惊人的速度闭合以捕捉猎物或自卫。这种动作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可以产生水下冲击波，足以击昏甚至杀死猎物。

在捕鱼船待过十数个春秋的市海洋与渔业局原副局长陈员祥接受采访时介绍，虾蛄特别喜欢

栖息在咸淡水交汇之处。平时或趴在浅海底(水深不超过30米)，或挖洞藏身，到涨潮时再出来觅食。捕捞虾蛄用的是拖网，若网过来时，刚好藏身洞内的虾蛄就能逃过一劫。

虾蛄营养丰富，且少有其他海鲜的腥臭味。其肉质含水量较多，故吃起来口感鲜甜嫩滑，淡而柔软，并且有一种特殊诱人的鲜味。每年四月到六月，是其产卵的季节，是吃虾蛄的最佳时期。尤其是虾蛄背部，贯通全身的那条红膏“性腺”，口感更胜梭子蟹的红膏一筹！

虾蛄有雄雌之分，外表上比较明显的区别是雄的8只爪，雌的6只爪。其实雄虾蛄多出的两只相对细小一些小爪是它的生殖器，因长在大爪旁边，不懂如我辈的就视同爪子了。

雌虾蛄外表也有一个明显特征，即脖子下面，腹部上端有一个“王”字，三条白色的横杠。

鲁迅先生曾称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笔者感觉第一个吃虾蛄的人也是很有勇气的，虾蛄的外貌其实有点丑陋，甚至讨人厌。为此在我的记忆中，三四十年前，市场上没有卖虾蛄的。

当年，菜市场里卖海货的行贩，在鱼虾中发现虾蛄一般也是不卖钱的，有谁想要就随鱼货奉送。家人在买来的海货中偶然发现一两只虾蛄，则是直接捡出来扔掉的。

其实有许多朋友，对不少食材有各种忌讳，说白了就一个“心理障碍”。陈员祥解释说，以前宁波城区百姓，因为可以吃的海鲜丰富多样，东海四大海产大小黄鱼、带鱼、乌贼都吃不完，另一方面，当年即使在产地，虾蛄也并非为渔民所看重。

因为总产量很有限，再加上当时的交通不便，也没什么保鲜手段，城里人敢吃想吃也吃不到！



扫描二维码
阅读全文

推荐榜



杨东标

我写《王阳明》，
没有句号



田雨

痛苦的减肥，
放下不放弃



翁山晴

上春山看杜鹃，
人生最奢华的拥有



大山雀

来，认识一下
宁波的野生蔷薇



徐燕东

梦中，
那条流过故乡的河流

红人堂·岑颖

他们需要充分的“理由”

热门音乐剧《道林·格雷的画像》日前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结束两场演出。帷幕虽已落下，但关于此剧的争议却仍在延续。

就剧本而言，该剧并不完美。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它无法在对同名长篇小说和韩版原剧的改编中，为主要人物找到并充分渲染出合理的行为动机。

道林为何要从一个纯洁善良并因此受人赞美的美少年，主动堕落成一个败坏道德的杀人犯？他杀掉巴兹尔又是为什么？

亨利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朋友“带坏”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说他想诱惑道林去不受拘束地追求美，那么他这样想的动机又是什么？

西比尔本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演员，因为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饰演朱丽叶而被道林所爱。与道林相爱后，她出于对剧情和台词的“虚伪”的厌恶，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表演朱丽叶。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花园会》众所周知是真挚动人的，这就使得西比尔的行为动机并不合理。

以上种种，剧本都无法给出合理解释。而更重要的是，该剧没有为“冲破道德禁忌”的主题，找到一个合理的动机。

王尔德的原著写突破道德禁忌，解放天性，是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因工业化而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精神危机，故不得不以倡导严苛的道德规范来对抗物欲对人的裹挟与腐蚀，试图挽救人们堕落的精神世界。

这当然也带来了许多副作用，因此王尔德以唯美主义者的身份，寻求以艺术审美对抗丑恶现实和精神危机。

这种理念本身也有很多矛盾悖论。我们知道，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彻底丢弃道德的约束，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审美解放——正如道林·格雷虽然用纯净的灵魂与画像交换青春与美貌，最终却依然因灵魂的丑陋而痛苦绝望。同时，这种“审美至上”又往往难以跟过度的物欲追求和“唯外貌主义”剥离，难免显得浅薄与丑恶；也必然纵容个体的彼此侵害。这也是《道林·格雷的画像》原著引发争议的重要原因。而因为编导没有给人物以充分的行动理由，这个矛盾在剧中也无法得到解决。

动机是行为的基础与根源，在戏剧中，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或是表演者，都需要厘清这一点，才能呈现逻辑清晰合理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这或许是《道林·格雷的画像》应该反思的地方。



剧照来源：
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